

金史

卷一百十六之
一百二十一

涵芬樓
影印

金史卷一百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五十四

徒單兀典 石盞女魯歡 蒲察官奴

內族承立 一名慶山奴

徒單兀典不知其所始累官爲武勝軍節度使駐鄧州尋遷中京留守知金昌府事駐洛陽鄧及洛陽兀典皆城之且招亡命千人號熊虎軍以剽掠南鄙爲事宋人亦時時報復邊民爲之搔動兀典資性深刻而以大自居好設耳目凡諸將官屬下及民家細事令親暱日報

之務爲不可欺正大間以兵部尚書權參知政事行省事於徐州自恃得君論議之際不少假貸同列皆畏之天興元年正月朝廷聞大兵入饒風移兀典行省闔鄉以備潼關徒單百家爲關陝總帥便宜行事百家馳入陝榜州民云淮南透漏軍馬慮其道由潼關勢不能守縣鎮遷入大城糧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會阿里合傳旨召兀典入援兀典遂與潼關總帥納合合閏秦藍總帥都點檢完顏重喜高平都尉苗秀蕩寇都尉术甲某振武都尉張翼及虎威鷹揚葭州劉趙二帥軍十有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隘之備從號入

陝同華閬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大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食粟游騎至殺掠不勝計又遣陝州觀察副使兼規措轉運副使抹撚速也以船八十往運潼關閬鄉糧行及靈寶北河夾灘義軍張信侯三集壯士三百餘保老幼立水柵北將忽魯罕只乘淺攻之不能克遇速也船至卽降大兵得此船遂破侯張殺戮殆盡是時陝州同知內族探春願從行省征進兀典授以帥職聽招在城民充軍探春厚擬官賞數日無一人乃以兀典命招之得壯士八百宣差趙三三名偉亦依探

春招募偉人所知識不二日得軍八百餘號破敵軍兀
典忌偉得衆欲挾詐坑之完顏素蘭時爲同華安撫使
力諫乃止尋以偉權興寶軍節度使兼行元帥府事領
軍三百屯金鷄堡大兵旣知潼關焚棄長驅至陝賀都
喜不待命出城迎戰馬蹶幾爲所獲兀典易以一馬遂
下令不復令一人出大兵亦去自此潼關諸渡船筏俱
盡偉亦無船可渡矣初兀典發閬鄉拜天賞軍人白金
三兩將校有差州之庫藏軍資器械爲之一空期日進
發已而不行日造銀器及兵幕牌印陝州及鹽司牌亦
奪取之又欲劫州民財物以資軍素蘭諫之而止二月

戊午乃行有李先生者諫曰方今大兵俱在河南河北
空虛相公可先取衛州出其不意彼知我軍在北必分
兵北渡京師卽得少寬相公入援亦易爲矣兀典大怒
以爲泄軍機斬之於市遂行軍士各以老幼自隨州中
亦有關中河中遷避商賈老幼亦倚兵力從行婦女皆
嫁士卒軍中亦有强娶奪者是日軍出兩東門及南門
不遵洛陽路乃由州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葭州劉趙
兩帥卽日叛去大兵以數百騎遙躡其後明日張翼軍
叛往朱陽入鹿盧關大兵追及降之山路積雪晝日凍
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幼稚哀號盈路軍至鐵嶺

大兵潛召洛陽大軍從西三縣過盧氏所至燒官民廬舍積聚慮爲金軍所據又反守鐵嶺以斷歸路金兵知必死皆有鬪志然已數日不食行二百里許困憊不支頗亦散走於是完顏重喜先降大軍斬於馬前鄭侗劫苗英降英不從殺之攜其首以降於是士卒大潰兀典合閏提數十騎走山間追騎禽得皆殺之先是兀典嘗爲鄧州節度使世襲謀克黃摑三合時爲宣差都總領與兀典親厚故決計入鄧是役也安平盪寇鷹揚振威諸都尉及西安金鷄等軍脫走者百才一二二月素蘭竄歸有報徒單百家言行省至百家欲出迎父老遮馬

前哀訴云行省復來吾州碎矣願無出迎百家曉之曰
前日兀典欲劫此州爲素蘭力勸而止此行省非兀典
乃素蘭也父老乃聽百家出城陝州自軍出日有逃還
者百家皆撫納之所得及萬人百家又募收所棄甲仗
若獲二副卽以一與之其一官出直買之由是軍稍振
五月總帥副點檢顏盞領軍復立商州總帥華州人王
某立號州權刺史七月制旨召百家入援以權西安軍
節度使行元帥府事阿不罕奴十刺爲金安軍節度使
關陝總帥九月鞏昌知府元帥完顏忽斜虎入陝州詔
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以河中總帥府經歷李獻能

充左右司員外郎獻能字欽叔貞祐三年進士復立山
寨安撫軍民十月朔制旨召忽斜虎赴南陽留山寺以
阿不罕奴十刺權參知政事行省時趙偉爲河解元帥
屯金鷄堡軍務隸陝省行省月給糧以贍其軍明年五
月麥熟省劄令偉計置兵食權罷月給十月偉軍食又
盡屢白陝省云無糧可給偉私謂其軍言我與李員外
郎有隙坐視我軍飢餓不爲存恤於是自往永寧勸諭
偉頗爲小民所信往往獻糧或導其發藏南縣把隘軍
提控以偉橫恣言於行省行省遣趙提控者權元帥守
永寧元村寨偉還金鷄十一月冬至大兵已攻破元村

寨偉攻解州不能下於是密遣總領王茂軍士三十人入陝州匿菜圃中凡三四日乘夜王茂殺北城邏卒舉號召偉軍八百渡河入城劫殺阿不罕奴十刺李獻能提控蒲鮮某總領來道安因誣奏奴十刺等欲反臣誅之矣朝廷知其冤而莫敢詰就授偉元帥左監軍兼西安軍節度使行總帥府事食盡括粟粟又盡以明年三月降大兵或謂偉軍餉不繼以劫掠自資一日詣李獻能獻能斬之曰從宜破敵不易由是憾之乃乘奴十刺宴飲不設備選死士二十八人夜由後河灘踰城而上取餅爐碎石擲屋瓦門扇爲箭鏃聲州人疑叛軍多不

敢動遂開門納軍殺行省以下官屬二十一人獻能最爲所恨故被害尤酷偉之變絳州錄事張升字進之大同人戶工部令史出身曾爲漁陽簿遷絳州錄事謂知識者曰我本小人受國家官祿今日國家遭不幸我不能從反賊言訖赴水死岸上數百人皆嗟惜之及徒單百家鄭西之敗單騎間道數百里入京爲上言兀典等鐵嶺敗狀於是籍重喜合閏兀典家貲暴兀典爲罪首
勝通衢云

石盞女魯歡本名十六興定三年以河南路統軍使爲元帥右都監行平涼元帥府事先是陝西行省胥鼎言

平涼控制西垂實爲要地都監女奚烈古里間材識凡庸不閑軍務且以入粟補官遂得升用握重兵當方面豈能服衆防秋在邇宜選才謀有宿望善將兵者代之故以命女魯歡十一月女魯歡上言鎮戎赤溝川東西四十里地無險阻當夏人往來之衝比屢侵突金兵常不得利明年春當城鎮戎彼必出兵來撓乞於二三月間徵傍郡兵聲言防護且令鄜鞏各屯兵境上示進伐之勢以掣其肘臣領平涼之衆由鎮戎而入攻其心腹彼自救之不暇安能及我如此則鎮戎可城而彼亦不敢來犯又所在官軍多河北山西失業之人其家屬仰

給縣官每患不足鎮戎土壤肥沃又且平衍臣裨將所
統幾八千人每以遷徙不常爲病若授以荒田使耕且
戰則可以禦備一方縣官省費而食亦足矣其餘邊郡
亦宜一體措置上嘉納焉遷昌武軍節度使元光二年
九月又言商洛重地西控秦陝東接河南軍務繁密宜
選才幹之士爲防禦使攝帥職以鎮之又舊來諸隘守
禦之官並從帥府辟置其所辟者多其親暱殖產營私
專事漁獵及當代去又復保留此最害之甚者宜令樞
府選舉以革其弊又州之戍兵艱於餽運亦合依上屯
田以免轉輸之費又言每年防秋諸隘守者不過數十

人餘衆盡屯保安石門大荆洛南以爲應援中間相距遠至百里倉猝豈能徵集宜近隘築營徙見兵居之以待緩急又南邊所設巡檢十員兵卒千人此乃平時以詰姦細者已有大軍宜悉罷去朝廷略施行之正大九年二月以行樞密院事守歸德乙丑大元將忒木解率真定信安大名東平益都諸軍來攻是日無雲而雷有以神武秘略占之者曰其城無害人心稍安適慶山奴潰軍亦至城中得之頗有鬪志己巳提控張定夜出斫營發數砲而還定平日好談兵女魯歡令自募一軍使爲提控小試而勝上下遂恃以爲可用初患砲少欲以

泥或塼爲之議者恐爲敵所輕不復用父老有言北門之西一菜圃中時得古砲云是唐張巡所埋掘之得五千有奇上有刻字或大吉字者大兵晝夜攻城駐營于南城外其地勢稍高相傳是安祿山將尹子奇於此攻巡遠得睢陽時經歷冀禹錫及官屬王璧李琦傳瑜極力守禦城得不拔方大兵圍城議決鳳池大橋水以護城都水官言去歲河決敖游堦時曾以水平量之其地與城中龍興塔平果決此口則無城矣及大兵至不得已遣招撫陳貴往決之纔出門爲游騎所鈔無一返者三月壬午朔攻城不能下大軍中有獻決河之策者主

將從之河旣決水從西北而下至城西南入故濰水道
城反以水爲固求獻策者欲殺之而不知所在四月以
女魯歡爲總帥佩金虎符罷司農司以其官蒲察世達
爲集慶軍節度使行六部侍郎溫特罕道僧歸德府同
知李無黨府判五月圍城稍緩頗遷民出城就食十二
月哀宗次黃陵岡遣奉職木甲搭失不奉職權奉御粘
合斜烈來歸德徵糧女魯歡遣侍郎世達治中王元慶
權郎中儀封從宜完顏胡土權元帥護送載糧千五百
石是月晦二更發船二年正月達蒲城東二十里六軍
給糧盡因留船不聽歸且命張布爲幄上遂用此舟以

濟及上來歸德隨駕軍往往出城就糧時城中止有馬
用一軍近七百人用山西人與李辛同鄉里嘗爲辛軍
彈壓在歸德權果毅都尉車駕至授以帥職此軍外復
有官奴忠孝軍四百五十人河北潰軍至者皆縱遣之
故城中惟此兩軍上時召用計事而不及官奴故官奴
有異心朝廷知兩人不協恐生變二月戊辰朔制旨令
宰相錫宴省中和解之是夜用撤備官奴以兵乘之爲
亂明日攻用軍用敗走被殺衆下城投水奪船而去者
斯須而盡官奴在雙門驅知府女魯歡至言汝自車駕
到府上供不給好醬亦不與汝罪何辭遂以一馬載之